

深圳矽谷夢猶酣 巨企進駐熱不減

■深圳對龍頭企業總部進駐的吸引力正在上升。圖為在建中的騰訊新總部。 資料圖片

港學者倡打造研發中心 培育新一代華為中興

去年深圳樓價領漲全國，接近50%。上周，央企中國電建地產集團在深圳以82.9億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拿下了不到15萬平方米（約161萬平方呎）的土地，這是2014年以來，深圳出的第五宗地王。高樓價會不會讓「矽谷夢」破碎？香港浸會大學原校長陳新滋認為，深圳的發展令人羨慕，高樓價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，這裡應該成為一個科技最頂尖的城市，而不是普通大規模生產的地方。

建研發基地 促城市升級

他以蘋果iPhone為例，都是在中國生產，但最重要的大腦——研究基地設在美國，最後所賺到的錢還是回到美國。深圳也一樣，假如能吸引全世界最好的頭腦，產生最好的研究結果，無論拿到哪裡去生產，最後利潤也會回到深圳。

他認為，深圳的轉型升級不一定需要把最大的生產留在深圳，而是把最高檔次的研發留在深圳。在當下，深圳更應該考慮培養下一批大企業，支持一些有理想、有基礎研究能力的小公司，培養三十年後企業界的領導。

納各方人才 助創新發展

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管理學系教授馬旭飛認為，深圳的創業創新在內地處於一流水平，是一種廣譜式創業創新，每個鏈條都做得不錯，並且能輻射內地，比如深圳舉行的創業創新大賽，已經在內地複製發展。其創新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在於佔絕大多數的外來人口，獨特的人口結構催生了其包容創新的文化。

馬旭飛指出，學界評價一個城市或地區通常有兩個模型，一個是由美國哈佛商學院著名的戰略管理學家邁克爾·波特於1990年提出的「鑽石模型」，從生產要素、需求條件、企業戰略、結構和同業競爭，相關及支持產業等進行分析。另一個則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安娜麗·薩克森尼安1994年出版《地區優勢矽谷和128公路地區的文化與競爭》時指出的重要元素——文化。

他認為，在文化實力方面，深圳與北上廣有着很大的不同，「深圳的人都要問彼此從哪裡來，來了多久，深圳有個口號，就是『來了就是深圳人』」。城市和生活在其中的人，對外來人的包容力，正是一種文化，是創新發展的最大優勢。而目前的高樓價將對這種包容力形成衝擊，百害而無一利。



■在2015年底高交會上，深圳科技企業向觀眾展示最新產品。 記者李望賢攝

樓價升企業撤 合理市場行為

一方面是引領全國的創新發展成績，另一方面是居高不下的樓價，深圳企業的走向時刻觸動市場的敏感神經。深圳市市長許勤日前回應華為中興是否外遷時透露，近年來深圳外遷企業超過1.5萬家。再度驚起千層浪。

在深圳大學公共管理專業教授馬敬仁看來，經濟發展樓價升，深圳的企業外遷是一種正常合理的市場行為，在新一輪的外遷之後，金融互聯網等新經濟、新科技的企業可能又能在深圳扎根，形成新的經濟熱潮。

馬敬仁1994年來到深圳，見證了幾次企業外遷潮。上世紀90年代深圳就開始了第一次產業升級轉型，把三來一補企業向內地轉移。隨着地價上漲，管理規範，許多早期創業者開始向東莞惠州轉移。

多次外遷潮 助產業轉型

2000年初，深圳高科技發展在內地已經達到相對較高的水平，產生了中興華為邁瑞大族激光等企業，也誕生了新一輪的外遷潮，政府陸續清理無牌無證企業和高污染企業。此後，《新勞動法》的出台，也催生了一次企業外遷潮。

馬敬仁指出，深圳已經形成了自由的市場機制和調控機制，過剩的產能會自動淘汰。無論是中興、華為或者更大的企業，離開深圳的原因主要是中低端市場已經不適應深圳發展，與企業的經營成本密切相關。華為、中興離開的部分，主要是製造部門，總部依然留在深圳。

高樓價問題 無須太焦慮

而對於高樓價問題，馬敬仁提出，政府不需要過分焦慮，而是要做好政府應做的事情，比如保障房供給、城市更新舊城改造等。

學者有話說



香港浸會大學原校長陳新滋：深圳的發展令人羨慕，高樓價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，這裡應該成為一個科技最頂尖的城市，而不是普通大規模生產的地方。



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管理學系教授馬旭飛：深圳的創業創新在內地處於一流水平。其創新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在於佔絕大多數的外來人口，獨特的人口結構催生了其包容創新的文化。



深圳大學公共管理專業教授馬敬仁：深圳的企業外遷是一種正常合理的市場行為，在新一輪的外遷之後，金融互聯網等新經濟、新科技的企業可能又能在深圳扎根，形成新的經濟熱潮。

■中興總部屹立於深圳高科技園區一隅。 資料圖片

生產基地外溢 周邊腹地受益

有分析則認為，與其說華為、中興是「外遷」，不如視為「擴張」，將產業鏈觸角延伸到了珠三角腹地，從而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，折射的是深（圳）（東）莞（惠）一體化的大棋局。此前比亞迪到汕尾投資，華為終端業務落戶東莞松山湖，從深圳產業外溢中受益的不僅僅是莞惠兩地，還有廣東省內更為廣闊的粵東西北經濟腹地，中興就宣佈在河源興建生產基地。

記者注意到，互聯網、金融類龍頭企業總部進駐深圳的熱度在持續升溫。去年底，聯想、樂視紛紛宣佈在深圳設立總部。此前，騰訊、阿里、百度三巨頭均在深圳設立了相應的總部。有消息指，去年11月恒大地產租賃了卓越後海中心20層辦公樓，將把其金融總部搬遷至後海。正在建設中的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，也致力吸引企業總部進駐。

與此同時，深圳對香港創新型企業的吸引力

有增無減。香港前海智庫執行副主席、香港雅文教育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關俊華表示，深圳樓價雖高，但對比香港仍有一定差距，且深圳的環境較好，當前兩地創業氣氛正在加強，北上深圳仍是不錯的選擇。

推東進戰略 建第三中心

深圳高調推東進戰略為城市競爭力提供新空間。地方政府預計投資1.4萬億元人民幣，建設包括龍崗中心城區和坪山中心城區在內的東部中心，打造成創新能力卓越、輻射帶動能力強的「第三極」。中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、綜合開發研究院（深圳）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認為，此舉一方面是轉型升級創新驅動的需要，急需擴寬發展空間，另一方面解決了深圳空間發展的不平衡問題。此外，也是深圳對抗由於樓價、土地帶來的成本要素上升引起的競爭力下降問題的需要。

城市最大競爭力 莫過於贏得人心



微觀點

住多久才能視一座城為家？是不是時間足夠長，對於一個地方的記憶就像一間堆得滿滿的閣樓可以翻揀折騰呢？一個人心中的家鄉，並不僅僅是有自己房子、工作和朋友，而是這裡有你經年累月度過的日子，你的腳步甚至呼吸心跳都和這裡一個節奏了。

對於在深圳打拚的人們來說，擠地鐵、吃盒飯、高樓價、開OT……已經成為標配，但總有一股力量在牽引着我們留在這裡打拚。深圳就像一座都市圍城，或堅守

或放棄，已經不能簡單用成敗論定。

有人會說，深圳是一座沒有歷史文化底蘊的城市，但從俗世中打滾的老百姓的心態上看，文化看不見摸不着，只有文明才是每天都要打交道的。

開放的體制機制、頭頂的藍天、發達的路網、文明的環境，但這還不是人們難以離開的理由。今年4月，一條《賣掉深圳小兩居回鄉買了四套房》的新聞引起廣泛關注，這些關注也代表着異鄉打拚的「深一代」候鳥還鄉的渴望。有媒體又追蹤報道，當事人蘭博雖然回到了老家，但他的生意網絡、人際關係還跟深圳緊密相

關。事實上，深圳寬鬆的環境和活躍的氛圍、特殊的產業結構並不是其他內地城市能夠輕易複製的。

所以，筆者認為，從華為、中興部分生產外遷來看，讓部分製造業離開深圳是一個正確的方向。從諮詢民意因「華為、中興離開深圳」一根火柴就燃燒可以看到，真正讓每個在深圳工作的人有希望，比之「保障房」等政策更有效。畢竟，一座城市最大的競爭力，莫過於贏得人心，只有越來越多的人將自己的生、老、病、死和夢想託付給這座城市，深圳才能收穫人才、資金、項目與城市發展紅利。

■記者 熊君慧

企業主攻研發 資源投入超港

全社會研發投入佔GDP比重，被視為反映一國或一個區域的科技實力、競爭力的指標。深圳近年着力發展科技產業，研發投入也在逐步提高，2014年全社會研發投入佔GDP比重為4.02%，超過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水平，目前只有以色列和韓國超過4%，而香港在2013年和2014年的全社會研發投入分別為0.73%和0.74%，不到深圳的兩成。

深研發投入 佔GDP4.05%

最新數據顯示，2015年，深圳全社會研發投入佔GDP比重提高到4.05%；PCT國際專利年申請量達到1.33萬件，佔全國半壁江山。深圳市科技創新委員會主任陸健表示，深圳近年

來提出並不斷強調這一指標，是出於未來城市發展、調整結構、促進轉型的需要，根據深圳最新的規劃，2020年研發投入比例要達到4.25%，每年要保持與GDP增速同步增長，並且達到10%以上。

研发投入90%以上來自企業

與內地其他一線城市不同，深圳的研發投入90%以上來自企業，而非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或政府。

陸健表示，深圳加工工廠越來越少，很多企業都在做研發，從人員結構來說，研發人員佔大部分，以華為為例，華為近50%員工是研發人員，研發投入自然水漲船高。